

望鄉～生命的原鄉

弋寇·索克魯曼

第一部

一、阿刺

「瘋子載這裡啊！」

「頭腦壞掉的人！神經病！魔鬼！」

兩位騎著摩托車的部落年輕人經過正背著柴薪的老蘇拔獵身邊時，突然如此的對著老人叫囂、嘲諷、侮辱，之後又加足馬力，揚長而去。但老者都只低著頭背著自己撿拾回來的柴薪繼續往前走，也不做任何回應，也不放在心裡。習慣了，老者心裡說。事實上對部落大部分的人而言他們都認為老蘇拔獵是詭異的老人，這是由於他獨居、身體又怪味、脾氣不好、臉上有個刀疤以及時常會對著空氣說話的緣故，而且在他的住所那邊經常都會出現一些身形龐大的猴子，部落小孩子們就會謠言說他會巫術，也說他是跟惡靈在說話，因此只要他出現的場合，小孩子們都會像是看到鬼一樣的被嚇跑，也有一些小孩子為了逞英勇就會拿石頭丟他，或是放鞭炮嚇他，更惡劣的就會像一些年輕人喝過酒後故意去挑釁他，甚至打他。

老蘇拔獵，一個謎樣的老人，沒有人知道他從哪裡來，或是什麼時候來的，他究竟是誰？同樣的也沒有人在乎他是誰，他彷彿一個流浪漢，沒有土地，也沒有親友，只是剛好再次落腳，隨時也都會再度離開，無論如何沒有人在乎，他自己在一處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落腳，自己打造自己的生活。但就如老人心裡說的，習慣了，無所謂。以前他都會去回應這些小孩子，彷彿好像要對他們怎麼樣一樣，或是教訓他們，但是他發現那都只會讓小孩子越來越強化他詭異以及被妖魔化的的一面，因此現在他都無所謂了，反正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而且今天他的心情特別愉快，應該是說最近這幾天都如此，雖然氣喘呼呼的，但老人卻可以一邊有一邊喝著古老曲調，彷彿期待著會有什麼好事發生的樣子。

Hani~haiyan~dohoi~

A~i~haiya~o~

O~haiyna~ho~ho~i~

Haiyan~haiyan~dohoi~

A~i~haiya~o~

O~haiyna~ho~ho~i~

Haiyan~haiyan~doho~

這是一首沒有正式詞意的古曲，但看吟唱人彼時的心情或情境來決定此曲調的意義與意境，然而從老人愉悅的神情看來，他的歌聲正是要表達一種滿足、喜樂與感恩，但沒有人知道他的喜樂為何，因為老人很少如此喜樂過，尋常的時候他總是一臉冷酷、渾身臭氣、自言自語的，然而今天哼著歌的他是喜樂的。

回到居所以後，森林裡的猴子跳了下來，好像想要攻擊老人一樣，老人立即揮起手杖把他們趕走，口中並且喃喃自語地咒罵他們，隨後又撿起了石頭丟過去警告這些猴子不要亂來。之後老人犀利地揮動大刀削出兩片二葉松片，他們稱之為「桑」，桑是傳統生活裡非常重要的起火素材。老人點燃火柴棒之後再拿去點燃富有油脂的桑，並且放在爐火灰燼裡的一支乾柴上，事實上那灰燼裡仍有未燒盡的炭火，應該是說這爐火一直未曾熄滅過，當需要燒柴時，只要再放些乾柴就會起火燃燒。老人再取了幾根乾柴縱橫有致地堆在燃燒激烈的桑上面，不一會兒燃燒旺盛的爐火就這樣燃燒了起來。

寒風輕輕地吹起了柴煙，柴煙瀰漫著整個世界空間，瀰漫著老人的居住所在，也包圍了老人的身軀，也使得森林裡的猴子暫時安分了一些。老人瞇起眼睛讓呼吸進入這柴煙瀰漫的空間，之後老人又會吟唱那一首古老的曲調，他喜歡營造的情境與氣氛，彷彿要讓柴煙帶著他回到小時候與家人一起圍著爐火聊天、話傳說的時空，他就會看到那些已經先他而去的親友就坐在爐火周圍，有他的父母親也有他的兄弟姊妹，他們會在那裡談天、說話、歌唱，就好像真的回到了小時候一樣，老人如此虔誠有序的姿態彷彿是在進行一個儀式，那是一個老人晚年生命實踐的如常儀式，就在這將晚的時刻。這也是為何有人說老人喜歡對著空氣說話的原因，事實上是思念著已經不在的家人。老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雄渾有力地往柴堆吹去，霎時星火在柴煙中迅速燃燒猛烈，老人再度睜開眼睛時他帶著些許的微笑，這樣就可以了，老人心裡說。意思是生活如此就已是滿足了。此時從森林的下方傳來了部落小孩子放學的嬉鬧聲，於是老人從口袋裡抽出了一支口簧琴，在煙霧中老人開始吹奏起口簧琴，古老的音韻「喻~喻~喻~」地隨著火勢起伏上下，也表達了此時老人愉悅的心情。

「阿刺！」

「阿刺，孩子阿刺，趕快過來這裡，很冷！」

不久就出現了一位男孩帶著一隻小山豬走來，那是他的寵物巴卜，老人也立即親切地招呼他，請他坐下來，然後又持續吹奏他的口簧琴，小蘇拔獵坐了下來，巴卜也很乖的趴在他身邊，男孩擦拭了臉上的汗水，探口氣，彷彿卸下了什麼重擔一樣，因為他是偷偷地一個人走到這個地方來，他現在應該是跟玩伴們出去玩才對，小蘇拔獵就這樣坐著欣賞老人吹奏口簧琴，他很被這琴聲所吸引，那可以

讓他的靈魂得到安靜，並且產生很多不一樣的想像。

這位小男孩名字也叫做蘇拔獵，因此他們彼此之間是阿辣的關係，那是因為他們擁有相同的名諱。按古老命名機制來看，每個家族尤其是男性都擁有固定數量的名諱，名諱會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因此在長期族群生命的繁衍之下，每個名諱不管男性女性皆自然產生了龐大的相同名諱體系，這樣的體系彼此之間即互稱為阿刺，阿刺無分年紀、輩份、族別或甚至時代，只要是同名諱者皆互為阿刺。然而人們相信最早必然會有一個最先使用該名諱或創建該名諱的先人，先人賦予了名諱特殊的命格與價值，在代代相傳之下影響著世世代代。

「在學校一切都好嗎？」老人如此說。

「還可以。」小蘇拔獵說，「但我還是比較喜歡來聽你吹這個還有說故事。」小蘇拔獵的意思是說他喜歡聽老人為他吹口簧琴的聲音，他也很喜歡聽老人說故事，這也是為何小蘇拔獵會來這裡的原因，因為前天他被老人的口簧琴聲所吸引，於是就走到了這裡來，老人親切的招待他，並且說了很多古老的神話傳說，他是一位說故事的高手，並且非常的幽默風趣，這跟平時部落對他的印象完全不一樣，從那一次之後，小蘇拔獵就越來越喜歡來這裡了，昨天他也來了，今天更是迫不及待的要來這裡，他甚至也想要學吹口簧琴。

「來換你。」老人將口簧琴遞給了小蘇拔獵，「這是我祖母傳給我的。」

「好老喔！」小蘇拔獵說，雖然沒有看過口簧琴，但那支口簧琴確實是散發著一種古老的氣息，從這黝亮的琴身即可看得出來。在老人的指導下小蘇拔獵有模有樣地吹起了口簧琴，老人跟他說重點在於自己的氣息，雖然只是第一次還有點生疏，但沒幾下以後開始有了聲音，再沒多久那似有節奏的「嗡~嗡~嗡~」音韻逐漸從小蘇拔獵的氣息流露出來。

「你真的是第一次嗎？」老人說很驚奇的說，「我從來沒有看過小孩子可以吹得那麼好的。」老人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不過對口簧琴對小蘇拔獵而言似乎有種特殊的感覺，好像曾在哪裡使用過，可能是在夢裡，他自己也不確定。

「我第一次啊。」小蘇拔獵說。

「你會長大的孩子！」老人說，「這是我的祖母傳給我的，而我的祖母也是從她的……祖母，或再老一點的祖先傳承給她的，總之這是一支非常老的琴，但是一直到現在都仍然可以吹奏出美麗的音韻，它的聲音跟我在小時候第一次聽到的時候一樣，非常的有力量、活潑。等我離開了，我就會把它送給你。」

「你要去哪裡？」

「回家？」

「我家在遙遠的地方。」老人望著聖山東谷沙飛的方向說，「大概就在那個方向。」小蘇拔獵也似懂非懂的點點頭，「剛剛聽你吹奏口簧琴就讓我想起了我的祖母。」

「祖母！」

「對！她是屬於塔基斯塔海岸的女人，那裡的女人都擅長吹奏口簧琴，而我的祖母更是公認的好手，許多人喜歡聽她吹奏口簧琴，他們聽了若心中有哀愁的就會哭泣，彷彿祖母的琴聲挑起了他的痛處一樣，我自己再也沒有沒有聽過任何人吹口簧琴可以跟她一樣好聽的，現在我只能在夢中聽見。」老人說，「小的時候祖母去哪裡都會帶著口簧琴，只要是休息的時間她就會吹口簧琴，尤其他喜歡在黃昏的夕陽下望著聖山東谷沙飛吹奏，因為她的家鄉就在山的那一邊。」一邊說一邊舀了一碗湯給小蘇拔獵，一碗給小山豬巴卜，說：「這是豆子湯，有鄒豆還有旁邊豆兩種，我把它們一起煮湯。」只見巴卜迅速的吃完那碗湯。

「好奇怪的豆子喔，我沒有聽過。」小蘇拔獵端詳著湯裡頭的豆子，老人也拿了一個小袋子給蘇拔獵，裡頭有好幾種豆子和穀物。

「給我嗎？」男孩問。

「是的。你會長大的！」老人點點頭示意，然而森林裡顯得不太安寧，可以聽見了是好像有一群猴子在爭鬧，「那是猴子，不要理它們。」

「這些都是我們以前老人的食物，我不想丟掉它們，我從小就在吃這些食物，而且它們也是我母親留給我的，就在我離開我的家鄉的時候，母親將這些種子留給我，跟我說：有了這些種子，你就不會挨餓了。」老人帶著思念的口吻說，並且又詳細地介紹說：「旁邊豆就是一種不種在農地裡面的豆子，它們是種在野地的，種在農地旁邊的，因為它們野性很強，非常有能力可以跟芒草、竹林爭地。」小蘇拔獵津津有味的聽著這些故事，「鄒豆，我想就是跟鄒人借來，不！或者是偷來的豆吧！」事實上老人的居所這裡也有一片菜園，並且也養了一些雞鴨，菜園裡所種植的就是一些源自古老時代的農作，尤其是這些豆子，而且他那裡的豆子不是只有湯裡面的這一種，從菜園的這一端來看可以看出至少是七八種以上，而老人所說得旁邊豆就真的長在靠近山谷邊的梅樹上，整顆梅樹就這樣被旁邊豆所佔領，而花就這樣開在梅樹之上，煞是看起來多麼的傲慢與霸氣。

「猴子。」男孩突然看到了一隻猴子，那隻猴子也正對著他，卻讓他有種說不出的壓迫感，巴卜也嚇了一跳，老人立即丢了顆石頭過去，驅趕它們。

「不要怕，它們沒有什麼好怕的，它們只是猴子。」老人說，「好吃嗎？」

「真好吃！」男孩說。

「我們呐！都會稱這些豆子是塔基析木剋¹。」老人又將注意力放在這湯上。

「塔基析木剋？」

「對啊！」老人笑著說，彷彿這是一個很好笑的事情，因為塔基是大便的意思，析木剋是廢棄的農地，男孩也跟著笑了。老人解釋說：「以前人們收割完這些小米穀物之後，那塊農地就會放棄掉了，但是他們就覺得奇怪說：『咦……奇怪，怎麼長出豆子了啊？因為已經收割完了，又有誰會去種東西呢？』他們看到農地上竟然又有豆子發芽，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又可以採收了。你猜，這是為什麼？」

「不知道。」

「後來收割的時候，有人跑去觀察，才發現原來是姆姆鳥還有豬鼬這些動物，他們吃了掉下來的穀物，包括小米還有豆子等等，由於沒有辦法消化豆子，豆子又會隨著他們的糞便落在土壤上，於是過了一段時間廢棄的農地上又會長出豆子來。所以我們說豆子是被大便在棄土的食物就是這個意思。」老人笑著說。

「哈哈哈……這樣啊！」小蘇拔獵聽了老人的解釋以後不僅開懷大笑，老人也同時笑了起來。

「這些豆子。」老人指著菜園裡的豆子說，「有的就是姆姆鳥幫我種的。」說到這裡兩個人又笑了起來。

「真是奇妙。」小小蘇拔獵說，「原來我們的食物都是大便出來的喔！」

「不是這樣講。不過，也可以這樣說啦！總之我們的食物都是上天的恩典、上天的祝福，我跟你說過大洪水傳說的故事。」

「恩！」

「我們為什麼說這山叫做東谷沙飛，而不是玉山。」老人指著南邊天空的聖山東谷沙飛說，「就是因為大洪水氾濫的時候它是一切生命的避難所啊！」男孩在前幾天時就聽過了有官大洪水傳說的故事，這也是他第一次聽過原來這山叫做東谷沙飛。它繼續說：「大水以後，人們想要再繼續耕種生活，因為淹過水土壤反而肥沃了一點，但是問題是沒有種子可以播種，因為所有的一切都被大水給沖壞了，他們想說要回到拉蒙鞍祖居地那裡看看是不是還有什麼可以吃的，但是一切都沒了，絕望之於發現有一棵芭希告²樹為人類抓住了一串小米穗，其他如給伊爾當樹、狼利順草、芭嘎問（桑甚）、盧斯樹、席固魯樹等等都幫助人類抓住了穀物種子，如稗、粟、高粱等等，而豆子就是姆姆鳥幫忙抓住的，他們撿拾了

¹ 塔基析木剋，布農語 taki-simuk, tak-simuk 是傳統豆類的統稱，taki 指的是大便，simuk 指的是失去肥力的土壤，其意義為「被大便在失去肥力土壤的（食物）」，相傳這些豆子都是鵝鴨鳥以及白鼻心等動物吃了收割過後落於土地的農作，其中由於無法消化豆子而隨著大便出來，以後又再次發芽，可說是自然恩典的食物。

² 芭希告，

飄浮水面上的食物，不能消化的豆子就跟著他們的大便落地。所以我們老人對這些樹都充滿感恩，在祭典儀式上會使用它們，在農地裡人們也不會砍除掉芭希告樹，姆姆鳥也是一樣，人們都認為它們是人類的恩人，也是傳達了上天的恩典。」

「你知道關於依固崙人的故事嗎？」

「不知道！」小蘇拔獵搖著頭說。

「他們就是傳說中住在地底下長有尾巴的人。」老人說，「我們的食物其實都是從依固崙那裡偷來的。」

「是喔！」小蘇拔獵點點頭說。

「他們的洞穴就在舊社一個叫做那帕爾的地方，在山上。我去過那裡，那裡有個窟窿，大概那麼大。」老人張開手臂比了個寬度，「但卻已經被依固崙人用石頭堵起來了。雖是這樣，但是你如果站在那上面的時候，你就會給感覺到有一股悶悶的熱氣，從地底下湧出，味道有點像柴煙味，老人說那因為依固崙人正在下面燒柴煮食的緣故。老人說依固崙不需要吃飯，他們吃飯的時候把煮好的食物擺在中間，所有的人蹲坐在食物四周，然後一起聞香氣就可以吃飽了，不用吃東西，吃飽了，所以聽說他們只會放屁，尾巴那麼長。」老人用手勢比了一下，「他們喜歡招待我們地上的人，也就是我們的祖先下去它們那裡享用他們的食物，我們的食物就是這樣來的，因為他們都擁有我們地上沒有的穀物，所以祖先每次都會偷走一些穀物回來，包括小米，還有這些豆子，但是依固崙會檢查禰有沒有帶走什麼東西，所以人們就想進各樣的方法，有的藏在眼皮、肛門，甚至是包皮裡面。」小蘇拔獵非常專心的聽老人說故事，並且開始想像老人所描述的那些景象，「以前的人要下去，都必須要準備一個背簍的二葉松片的量，才可以到達他們住的地方。快要到了的時候，人們必須要呼喊幾聲來告知依固崙人說：我們已經到了，因為依固崙人害羞讓人們看見他們的尾巴，所以他們要求人類下來的時候要先呼喊，他們就會把尾巴藏起來。但是有一天有個人，聽說也叫做蘇拔獵。」

「蘇拔獵！」小蘇拔獵說，「阿刺！」

「對！我們的阿刺。」老人說，這讓小蘇拔獵覺得非常有趣，「他想說試試看不先呼喊會怎麼樣，這是上總有一些人就是不守規矩，結果出事情了。說好一定要先呼喊，可是這次人類突然的出現，讓依固崙人不知所措，來不及把尾巴藏起來，他們只好趕快跑去要坐在杵臼上把尾巴躲起來，但是太急促了，有些依固崙人部小心壓斷了自己的尾巴，他們非常的生氣，認為人類不守規矩，所以想要殺那個蘇拔獵，蘇拔獵也跑得非常快，後來他逃出了地底下，依固崙非常生氣，就請了姆姆鳥推了一個巨石把洞口堵起來，從此斷絕跟我們地上人的來往。」

「又是姆姆鳥？」小蘇拔獵問到。

「對！所以說姆姆鳥很重要就是這樣，他們很有力量，可以背起一塊大石頭。」

從山下到山上。」老人很肯定的說，「在我的家鄉就有一塊這樣的石頭是姆姆鳥背上去的。」

「真是厲害，姆姆鳥小小的呢！」小蘇拔獵俏皮的說，並且將手伸向火堆，「越來越冷了。」當煙吹向小蘇拔獵的時候，孩子被嗆得咳了幾聲，眼淚流了出來，孩子想要離身。

「不要怕我的阿刺孩子，就讓它漫過你的身軀，你要去習慣它，去喜歡它，好像被擁抱一樣，會冷的話就再多喝一點湯。在老人的時候，人們就是很喜歡坐在爐火邊烤火取暖、聽大人們說故事，狼煙就是這麼輕繞著人們，人們的身軀會留下煙的味道，蚊蟲就會離開你了，火也會記憶你。」老人說，「我就是這樣聽到很多故事的。」

「我還想要再聽一些故事！」

「孩子，來，我跟你講一個故事，是關於我們蘇拔獵的故事。」

「我們蘇拔獵的故事？」男孩非常好奇的問到。

「對！不要小看我們蘇拔獵，我們最早的阿刺是一個獵日的英雄。」老人說，他並且秀出了他的手臂，發現他的手臂上有一道月亮印記，「真正屬於蘇拔獵阿刺體系的人都會有這個印記，因為月亮是我們造就的。孩子，我知道你也有。」

「恩！」男孩也拉下了自己的衣服，確實他的左手上面也有個月亮印記，只是他從來不知道原來這是因為他是屬於蘇拔獵阿刺體系的才會這樣。

「我們的生命傳承了大蘇拔獵的命格，那是一個潛藏在我們生命裡面的力量，我們擁有足以打下烈日的能耐。」老人堅定的說，彷彿這是一件真確的事情一樣，「但是千萬不要隨意射太陽喔，因為現在的太陽也只有一個了，呵呵……。」男孩也跟著笑了起來，不過他難以想像的是太陽就在那個高的地方，是要怎麼打下來呢？

「聽好了孩子。」老人不急不徐地講述的這一段古老的獵日傳說，他說：「在老人的時候啊，這個世界只有兩個太陽，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也不會下雨，所以也沒有夜晚，每天都是白天，當太陽下山的時候，又是另一個太陽升起來的時候，所以整個世界都非常的熱，大地乾裂、河床枯竭，很多動物都死掉，人們的日子也過得很辛苦，他們根本就無法種植，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的熱。」

「跟這個火一樣熱嗎？」孩子問。

「很好啊孩子，你很聰明，你會長大的。」老人興奮的說，「就像這樣，很燙。所有的一切都被烤得熱熱的，地是熱的，石頭是熱的，連風也都是熱的，有很多動物就這樣被熱死，人們就失去了食物。那時候人們只好躲在山谷裡比較陰暗的地方，但是也不能就這樣過下去。」老人說，「那時有一對夫妻，他們剛生

下一個嬰孩，爲了想要活下去，他們還是一樣冒著火熱的陽光去播種小米。但是害怕孩子會被太陽曬死，所以他們把孩子放在枯木底下遮陽，但又不放心，只好又在小孩子身上放了些乾草，但又不放心，又在孩子身上放了些布來遮陽，所以他們就去工作了。母親非常擔心自己的小孩子，所以常常就會望過去看孩子是否很好，剛開始的時候都還會看到小孩子在翻動，並且都不會哭，所以她就很放心工作。大約中午的時候，母親覺得奇怪說：怎麼這孩子都沒有什麼動靜了？於是他們就跑過去看。到了那裡卻找不到他們的小孩子了，無論怎麼翻找枯草、布料或是石頭都找不到，那小孩子就這樣神祕的消失了。最後他們看見有一隻蜥蜴從石頭縫鑽了出來，而且奇怪的是那蜥蜴的脖子上掛著他們小孩子的項鍊，之後那隻蜥蜴又鑽進了石頭縫裏，從此再也沒有出現了。以後他們才恍然大悟說，那一隻蜥蜴就是他們的孩子。」

「原來蜥蜴本來是人喔？」孩子問到。

「也可以這麼說」老人說，「有些人看到蜥蜴就會想起這個故事，他們認爲那就是那個孩子。後來父母親非常的傷心，每天都在哭，他們認爲這都是太陽造成的原因，於是父親就說他要去爲小孩子復仇，他要去把太陽射下來。因爲這一去不知道要多久，而且古時候半顆小米舊可以煮一鍋飯，所以他掛了兩串小米穗在他的耳朵上，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好老人會掛耳環的開始，他也將小米塞滿了指甲縫，臨走前他又在小孩子失蹤的地方種了一棵橘子，標示說那裡就是太陽造成的傷心地，他要爲小孩子復仇。他走了很久終於有一天走到了東谷沙飛絕頂之上，但是太陽的光芒很烈，讓他無法張目對日，所以他找了山棕葉擋太陽，他就在那裡等太陽升起來。太陽出來的時候，他舉弓射日，大概射了三箭時，最後一箭熱種了太陽的眼睛。太陽馬上流血，鮮血撒在天空上，這些血滴就變成了現在的星斗，太陽失血過多，慢慢的失去了光芒，就成爲現在的月亮，頓時整個世界變爲黑夜，這就是黑夜的開始。後來月亮痛苦的說：誰可以藉我一塊布擦眼睛。因爲它的眼睛眼睛流血，那人就將他身上的衣服丟給了他，這就是爲什麼月亮的半邊這裡有時候看起來陰暗陰暗的就是這個原因。之後月亮很生氣的尋找那個射傷它的人，月亮用手要去抓他，但月亮的手很大，人類很容易從它的指縫掙脫逃走，後來它想到了一個方法就是沾口水把人給黏起來，果然人類就這樣被黏起來了。」

「真厲害！」孩子說，他也進入了那一個豐富的想像世界。

「月亮就問他說：你爲什麼要傷害我？男人就說：那是因爲你們有兩個太陽的關係，把我的孩子曬成了蜥蜴，我要來報仇。月亮就說：你的孩子會變成蜥蜴都是你們自己疏於照顧，怎麼可以怪到我身上，而且我是看你們每天工作都那麼勤奮，到了晚上都不休息，所以我才給你們兩個眼睛的呢！讓你們晚上都可以繼續工作。月亮繼續說：你們所用的一切都是來自於我的恩澤，你們卻都從來沒有舉行任何的感恩祭來感謝我，現在卻說是我害了你們的孩子變成蜥蜴。後來才發現原來是誤會一場，人類誤會了太陽的好意。但是月亮原諒了他，那時月亮教導

了那個人如何舉行感恩祭，我們的祭典就是這樣來的。後來那人就回去了，人們就稱他是蘇拔獵，意思是獵日者……」老人還沒有說完，突然一陣寒風吹了過來令老人停止了說話。

孩子等了一下還等不到老人說話，只好催促著說：「然後呢？」接著有幾隻烏鵲飛過了他們的頭上，喊出震耳的「啊~啊~啊~」叫聲，森林裡也再度傳來猴子的叫囂聲。

「好了！時間不早了，孩子你先回去。」此時老人顯得有些慌張的說，「你的家人會找你，你先回去吧。」

「可是我還想要聽故事啊。」

「不！」老人緊張的說，「你先回去吧！聽我的話，我的阿刺。」

二、

「你去了哪裡啊？」大姐沙妮喊到。

「沒有啊。」小蘇拔獵說，「跟朋友出去玩。」

「沒有騙我喔！」

「沒有！」事實上他的好朋友賽伊才來家裏找他找不到。

「趕快去工作了。」大哥布阿格從屋裡出來對著小蘇拔獵說，「想要洗澡都還沒有熱水哩！」

「怎麼又是我喔！」在他們家裏煮洗澡水是小蘇拔獵的工作，但是他卻是上任沒多久。

「桑，我都已經削好了，你只要去加水，然後點燃桑，之後放一點木頭，就可以燃燒了。」布阿格有點沒有耐煩的說，因為他已經教他很多次了，至少這幾個禮拜都是。

「喔！」

「燒起來以後。」布阿格又說，「你就常常去看，需要加木頭就加木頭，知道了嗎？」

「知道！」

他們的父親喇聶寇喝醉了酒，現在就坐在客廳裡面半睡不睡的呆坐著，酒醉的喇聶寇有時會突然醒過來大喊老婆瑪刺斯的名字，接著是一陣的咒罵，有時又彷彿是在哭泣，說一些可憐的話，事實上父親不是很常喝酒的男人，但他的問題是只要一喝酒就是家庭災難的開始，而且他會懷疑孩子們的母親瑪刺斯有別的男人，但其實那只是因為在他們結婚以前瑪刺斯有個男朋友，雖然後來結婚了，也經營了個還不錯的家庭，瑪刺斯與那位男生也不再有任何的聯絡，但父親卻常在酒後顯出他對瑪刺斯的不信任感，懷疑他還有那個男的再聯絡，懷疑他與別的男人有來往。

「媽媽呢？」酒醉的父親問到，「瑪刺斯呢？」

「不知道！」孩子們都故意不太理會酒醉的父親，有時候父親會生氣的啪桌子，有時就是發呆。

在父親頭上的牆壁掛著一張他年輕時穿著陸軍軍服與母親一起合照的照片，另外還有幾張全家福的合照，那時還有孩子們的祖父母，進去廚房的門上是一幅耶穌跪臥在石頭旁邊祈禱的畫，石頭上流出來的幾道鮮紅色血水，訴說了耶

耶穌即將被釘於十字架之前的掙扎。這種情況母親瑪刺斯都不敢回家，她現在就在自己的表妹家，等晚點再回去，所以晚餐只好孩子們自己來了。

小蘇拔獵的家包括他有四個小孩子，小蘇拔獵是老公，現在是國小四年級的學生，大哥是布阿格，現在國中三年級，二哥是里安，國小五年級，而大姐也是排行第二，叫做沙妮，她是一位國中一年級的學生。只要母親不在家，大姐沙妮就會負起了煮晚餐的責任，她是一位非常早熟的女孩子，跟布阿格比起來，沙妮顯得成熟許多，並且她也是一位運動員，擅長短跑、跳遠；大哥布阿格是一位很老實的人，非常關心自己的弟弟妹妹；二哥里安，則是一位腦筋非常靈活的男孩子，在學校成績很好，常常拿第一名，但他也滿喜歡欺負小蘇拔獵的。每天下午他們都會分工分擔家事，煮飯的事情就是交給了沙妮，他們自己也有菜園也有養雞鴨，這些都是他們的食物。大哥負責的是打掃屋外、澆花、澆菜，二哥則是打掃屋內。

只見小蘇拔獵從提著水桶至水缸挑水倒到大鍋子裡，然後點燃桑放進爐灶，之後再放了幾片竹片，竹片燃燒以後，又放了幾根乾柴，看似要燒起來了，小蘇拔獵再度又放了幾跟木頭，把整個爐灶口塞得滿滿的，只見煙越燒越多，但是就是沒有火燃燒，最後他只好拿起竹筒用力地往爐裡吹氣，火勢依然沒有燃燒起來，只是柴煙越來越多，越來越濃，再怎麼用力吹都一樣，最後自己也被煙熏得眼淚直流、咳嗽連連，惹得滿屋子都是白白的柴涙。

「不是只有用力，還要吹得對啦！」看著弟弟生吹不出火來，布阿格很不耐煩的說，「這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洗澡呢？！我來！」布阿格好好的教導弟弟如何吹火，果然不到一隻小狗小便的時間，突然火就「轟！」一聲的冒了出來。

「原來是這樣啊！呵……」滿臉灰探的小蘇拔獵勉強笑了一下。

「笨到皮裡面！」哥哥敲了一下弟弟的頭，「教你好幾次了還是不會，你看你的臉……很魔鬼呢！哈哈……」

「哼！」弟弟揍了哥哥胸口一拳說，「都是你沒有教好的，還笑我。」每到水鹿的太陽（夕陽）之時，部落家家戶戶就會開始忙碌的燒煮洗澡水、煮食晚餐，所以若是從後山的多肯坡往下看，整個部落彷彿就像是發生了火災一樣，濃煙自石板屋瓦冒出，不過喀哩布鞍部落確實是發生過火災，那是兩年前的事了，就發生在教會下面也是屬於索克魯曼家族的人家，那是由於煮東西時沒有看好火源，火源就這樣與爐灶邊的乾柴接上，加上當時風勢頗大，所以火勢一發不可收拾，彼時教會牧師立即透過廣播器呼叫部落族人幫忙救火，於是大人們都加入了救火的行列以接力的方式提水澆火，所幸火勢很快的就被熄滅了，從此大家用火就變得很小心了。

「你們迪娜去哪裡？」父親又突然醒來了，此刻他應該是酒醒了，然而正在掃地的里安故意裝作沒聽到，里安的個性就是如此，冷靜、寡言，尤其對父親，

他們兩人之間似乎沒有多少話可講，有時候人們會以為里安不喜歡自己的父親是因為父親是個酒鬼的原因。

「去哪裡你們的媽媽？」父親再問了一遍，但里安依然不作聲，然後就提著垃圾走出門外。

「她不在家裏。」在廚房裡面的沙妮說，「誰叫你酒醉，媽媽都不敢在家裏，等一下他就會回來了。」

「真的唷！」父親無奈的說，其實有人說喇聶寇酒醉之後會什麼事都不知道，但實際上他都知道，只是他無法克制自己。清醒的他又會是一個非常好的父親。

「沒有！」沙妮說，「要吃飯了，爸爸！」喇聶寇不再答腔，接著他就躺在椅子上，像是在思索什麼，不久又睡著了。

水鹿的太陽過後，黑夜即刻籠罩了整個喀里布鞍部落，吃飽飯、洗完澡，蘇拔獵趴在床舖上寫家庭作業，那時哥哥和姊姊們都跑去達盧姆家看電視，也就是他們的堂兄弟那裡，留下他一個人在家裏，還好有父親的打呼聲陪伴著他，巴卜也在他身邊。

蘇拔獵……

這時他聽見好像有個聲音在呼喚他，他回頭張望了四周，這聲音也不像是父親的聲音，奇怪，誰在叫我？小蘇拔獵心裡疑惑的說，於是蘇拔獵趴在褐褐米上，側耳聽聽下床舖裡面的動靜，除了有家犬巴達斯的呼吸聲以外，好像還有別的聲音在底下翻動著。

蘇拔獵……

那聲音又來了，不是很清楚，但是確實是有人在呼喚他，他正要回答說：「誰」時，大哥布阿格回來了。

「小蘇拔獵！」

「什麼？」

「走！我們去看摔角！快要開始了！」原來是大哥布阿格在叫他。

彼時部落還沒有完整的像路燈這樣現代化設施，所以到了晚上整個部落將是黑暗一片，沒事就只好早早入睡，或是烤火聊天，現在部落已經有幾戶人家擁有了電視了，這幾台電視的出現完完全全地改變了部落入夜以後的生活作息，只是也還沒有路登，到達盧姆家又有一段路，那一段路又有很多狗，兇猛的狗一見有人走過就會作勢要攻擊，尤其是村長烏馬斯的家，他們家共有約八、九隻兇猛的獵狗。所幸有巴卜這隻會令獵狗們害怕的山豬，這說來也奇怪，理當獵狗看到山豬

應該就好像看到獵物一樣才是，但是成爲寵物的山豬就不一樣了，狗反而會怕它們，它們也會目中無狗。就這樣布阿格背著弟弟蘇拔獵走去塔魯姆家。

約八點左右達盧姆家早已經聚滿了人群，他們都是想來看吏部恩摔跤，人們來此看摔跤必須要有所回饋，尤其是小孩子，必須要幫忙作點農務，例如幫忙撥玉米或苦茶油籽等等。而且對於部落族人而言觀看吏部恩摔跤不僅僅是爲了感官上的刺激，也同時是因爲過去受過吏部恩人的照顧，特別是實際接觸過吏部恩時代的成人們，他們還是會很懷念日本人。開始播放摔跤以後，聽得懂日語的大人們就彷彿主播員一樣開始很多話，在他們的解說之下摔跤就好像演戲，有的選手會被歸類爲正派、有的則會被歸類反派甚至是魔頭，正派通常就是豬木與馬場這邊的人馬，反派都是來自外籍選手。布阿格兄弟裡頭就屬里安最熱衷於摔跤，平時冷酷無言的人，一看到摔跤整個人就會完全變了個樣，他專注於長輩們的故事，也會學習各樣摔跤絕技，他的偶像就是鬥魂豬木，他常常幻想以後要成爲摔跤選手，所以他常常會找弟弟妹妹們訓練摔跤，擂台就是房間的床舖，但是蘇拔獵體格卻不比二哥弱，玩起摔跤來不必然會輸給哥哥。看完一個小時多的影片之後，大家仍會停下腳步討論劇情內容，之後解散。

「還是吏部恩人厲害。」塔魯姆的祖父總結的說，「耐力超人一等，無論怎麼被壓制都不會輕易投降，一直到手都要斷了。」又說：「以前吏部恩人應該可以贏得戰爭的，再剩下五分鐘就要打贏了，可惜當時領袖卻宣告了投降，不然現在還是吏部恩人繼續照顧我們，我們也應該是吏部恩人才對！」部落耆老堅持吏部恩人應該是可以打贏戰爭的，他們也同時希望吏部恩人繼續照顧歹芳，但現在這一切也只能透過摔跤來安慰心靈的需要。

部落的夜是如此的寂靜，也如此的單純，在這路燈還未設置的年代，只要天上有幾顆星斗，地上世界就不會黑暗，甚至還滿明亮的，尤其是月全圓的時候，有時半夜醒來小便，都會以爲已經快天亮了。小蘇拔獵是一個喜歡月光的小孩子，在月光之下會感到全身舒暢，從有記憶以來就是如此，尤其在他的左手臂上有一道彷彿彎月的胎記，很清楚、很漂亮，若不仔細看還以爲那是用筆畫出來的，而且這種充滿月光的夜晚，那月亮胎記還會微微的發光，所以小蘇拔獵還有個綽號叫做普彎，那是月亮之意。

布阿格帶著弟弟們走在黑暗與狗的吠叫中，里安突然大叫了幾聲，「呀……狗！狗……」然後馬上加速腳步奔回家的方向，狗只要看見有奔跑的東西就會激發牠們狩獵的本性，於是所有的狗都跑了過來要追逐獵物，看見里安跑掉了，獵狗們又突然圍了過來，另外的兩個兄弟只好也拔腿就跑，跟在後頭的就是巴卜。

哈哈哈……

四個兄弟姐妹一邊跑一邊尖叫也一邊大笑，跑過一戶又一戶的人家，還好狗是擁有領域性的，超過領域就會停下腳步，但是接著另一家的狗又會撲上來，只要跑回自己家的領域就安全了，兄弟三人就屬里安最喜歡搞這些突如其來的惡作劇，他尤其喜歡捉弄弟弟蘇拔獵，把他嚇哭是他的目的。

「我差點被咬呢！」蘇拔獵抱怨哥哥里安說，「都是你。」

「誰叫你跑那麼慢！」里安說，「要跑快一點，不然你的屁股就會被狗咬喔！哈哈哈……」兄弟三人就這樣又笑成了一團。

「噓……」布阿格說：「小聲點，爸爸正在睡覺哩！」父親還是睡在客廳裡，打呼聲依然，孩子們只好躡手躡腳地上床躲進棉被窩裡，喇聶寇家有兩張床，一張是在大門邊，有窗戶可以看到外面，通常一家六口都一起睡在有窗戶這裡，另外一張是在屋裡頭，沒有窗戶，就算是白天一樣都黑漆漆的，一定要開燈，自沙妮唸了國中以後，那裡就是她自己的房間了，晚一點母親回來的時候就跟姊姊沙妮睡在一起。

「我不要睡中間！」蘇拔獵說，「我會被精靈抓走的。」因爲根據古老的傳說精靈卡那犀利斯就是專門抓走睡在中間的人，所以兄弟三人睡在一起時，睡在中間的就是弟弟蘇拔獵，每次他都會想起這個傳說。

「不會啦！我們會保護你。」布阿格說，「睡覺！」

「小心喔！呵呵……」里安冷冷的說。

「精靈要抓一定是抓你，因爲你很壞！」蘇拔獵不服氣的說。

「是你！」

「是你！」兄弟兩爲了誰會被精靈抓走又爭吵了一翻。

「好了！不要吵了，等一下父親會生氣喔！」布阿格說，「我睡中間好了！」布阿格伸長了手熄燈，然後翻過弟弟的身體睡在兩個弟弟之間，熄燈後整個世界是一片漆黑，完全沒有一點光源。

無論如何睜大眼睛，就連自己手都不見了，蘇拔獵想起今天老蘇拔獵所講的依固傭人的故事，他想像依固傭人的世界應該就是這樣漆黑吧！他也想起了老蘇拔獵所講的有關豆子的事情，他摸了摸口袋，那一小袋的種子也還在他的口袋裡，想到豆子是姆姆鳥大便出來了，他心裡真想笑，但是想到在老蘇拔獵居所那裡看見的猴子還有烏鴉，想著心裡就發麻，覺得那些猴子和烏鴉不是很尋常，他也覺得那老人真是可憐，怎麼會一個人在那裡獨居著，那應該很寂寞吧！心想明天有空的話還要再去他那裡聽故事，那老人真的擁有很多豐富的故事。之後小蘇拔獵慢慢的睡著了，之後他夢見……但也不太像是做夢，總之他夢見自己身處黑暗之中，他不知道現在究竟是在夢中還是在半夜中，但是他卻是在行走中，之

後他聽見有個聲音在呼喚他，但是完全看不知道人在哪裡，但他就是這樣一直走著，後來到了一個比較有光亮的地方，他看見自己在地底下，上面的地方還在滴水，而前面有個人走了過來，那個就是呼喚他的人，他看見那人有個尾巴，他喊著：「依固審！」之後就這樣醒來了，而且已經是天亮了。

母親招呼他們起來吃早餐準備要去學校了，而父親正在外頭整理農具準備要去工作，昨天的醉態已完全消失了，而且還跟母親有說有笑的，小蘇拔獵心想如果常常都是這樣就好了，他很擔心父親哪天真的會因為酒醉鑄成大錯。吃過早餐以後，小孩子們跟父母親說了聲再見後就走去學校了。

喀里布鞍部落有三個鄰，每個鄰就會有一個上下學的路隊，路隊長即是由高年級的學長擔任，小孩子們必須先要在部落的入口那裡集合，待所有人都到齊，並且服裝儀容都整齊了以後（如果有人忘了帶什麼，就必須要等他了），路隊長就會發號司令。

「快點，來！來！排隊了。」路隊長是拉那扶蘭家族的勞巫恩大聲喊到，有些人還在相思樹那裡盪鞦韆，「我們要出發了。向前看齊……向前看……報數！」小孩子們依序報數。

「啵~啵~可……可以了！」之後副隊長喊著說，他是蘇拔獵的堂哥，同也叫做蘇拔獵。順帶一提的是部落其實有很多人都共同使用同一個名諱，這是他們特殊的命名制度，所能夠使用的名諱也只有相當的數量而已，所幸現在因為都已皈依基督教，所以開始有了新的名諱是來自聖經人物的，因此有些人就叫做約翰、保羅、彼得或是瑪利亞的。但是有同樣名字的還是很多，光是叫做蘇拔獵的就超過了約二十位以上，從老到少都有，這對部落以外的人而言是非常混淆的，因此到底是那一個蘇拔獵，首先要說到他的家族名，再來就是父母親是誰，或誰的先生，或者也會以他個人的特質來賦予形容，如這位副隊長就叫做蘇拔獵啵啵，啵啵是形容他說話口吃，一開口就是先啵啵的才會開口說話。像蘇拔獵的好朋友賽伊的綽號就是激波裂剋，意思是「放屁」，也就是形容賽伊是一個愛放屁的。

「很好。」勞巫恩說。

「起步走！」小孩子們隨著隊長的命令行進，「一、二、一、二……我愛中華、我愛中華，預備唱！」

我愛中華

我愛中華

文化悠久

物博地大

開國五千年

五族共一家

中華兒女最偉大

為民族為國家

奮鬥犧牲決不怕

一、二

我們要消滅共匪

一、二

復興中華民國

這是部落小孩子每天上下學必唱的一首歌，三個路隊就這樣在上下學的小徑上較量誰唱得大聲、整齊，宏亮的歌聲響徹在森林裡。而越接近學校，此時其他社區部落的路隊也都同時匯聚在山下的吼薩社區，那時才是真正較量，也響徹了整個東谷沙飛大峽谷。

勞巫恩是一個很有自己風格的人，他喜歡開創新的道路，也就是說他不走水泥路，他會直接切入森林裡走自己的路，但是他又一個喜歡捉弄低年級以及女生的人。

「小心喔！」走入森林小徑時，勞巫恩開始他編故事的本領，「哪裡……」他指著小徑轉彎處斜進去有一片滲水的石灰斷岩，「恐怖的女精靈喔，她的頭髮是蛇，被咬到的人會變得笨笨的。聽說以前有人就被精靈抓到那裡去，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回來。」這是他最近開始編撰的故事，目的也只是嚇唬我們這些低年級的學生以及女孩子。

「啵啵……對啊！」大蘇拔獵是他最佳的搭檔，「啵啵……我有時候經過哪裡的時候，啵啵……都好像會聽到有人在哭號的聲音，哭著說：啵啵……好餓喔，給我吃。」

都笑了出來。

「原來也有精靈是口吃的。」令一個女生說。

「你們可能是親戚喔。」大蘇拔獵本來要嚇人的，結果反而被人家取笑。

他很生氣的說：「啵啵……我……我沒……沒有騙……騙人。」但是越生氣越口吃，其實蘇拔獵啵啵歌唱得好聽，也不會口吃。

「所以……」勞巫恩故意壓低語氣說，「搞不好……大蘇拔獵就是精靈。」這時大夥笑得更大聲，就連大蘇拔獵也笑起來了，接著他繼續之前的話題，「我聽說以前有人經過那裡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他一回答靈魂就被迷惑了。所以你們經過那裡時只要直直的往前走就好，有什麼聲音都不要回頭看。你會被女精靈帶走的喔。」

「聽說這裡有一隻大蟒蛇，那麼大！」另一位叫做苟蓀恩的高年級生比著自

己的大腿說，「一定要小心，他們可以把一頭牛都吃下去。」聽得出來這是他們共同編撰的故事，也顯然是跟最近的電視節目話題有關，但是大家就是喜歡聽這樣的故事。

「到了晚上，女精靈就會跑出來，他就是要去抓小孩子，就是那些晚上不睡覺到處亂跑的小孩子，一旦被抓進去你就會出不來了。」其他高年級的男生也跟著搭腔。

他們是越說越起勁也越說越恐怖，明知道只是編撰的故事，但是那個石灰斷岩確實看起來不怎麼吉祥，加上又是一群人一起搭腔，說得跟真的一樣，所以其他的小孩子就很容易被迷惑。接著勞巫恩竟然很故意的就將整個路隊帶過去哪裡，水滴在他們身上，只覺得好冰冷，沒有人敢往山壁這邊看，學長們又會故意從後面裝模作樣地喊他們的名字，搞得大家都非常的害怕。正當大家就要通過那裡時，突然有人大聲尖叫，因為有一群巨大的猴子就出現在眼前的樹林上面，並且都朝著學生這裡觀看，然後又同時飛出了一群烏鵲，之後有人喊著說：老蘇拔獵！老蘇拔獵！只見老蘇拔獵陰沉沉的從他們的對面緩緩的走過來，這一下所有的人都嚇壞了，也有許多女生都被嚇哭了，但老蘇拔獵只管走他自己的，走到小蘇拔獵這裡時，他對著小蘇拔獵笑了一下。

「上學去了啊，阿刺！」

「對啊！」

「好，我先走了！」

聽到這樣的對話，突然又有人大聲尖叫，因為很少人聽老蘇拔獵說過話，那對他們而言彷彿是惡魔的言語，所以勞巫恩立即帶著所有的人往山下衝，一直到下面的水泥路以後，勞巫恩確定人員都安全了，之後又放慢腳步，但之後沒有人敢再說什麼話，只有小蘇拔獵的好朋友賽伊低聲的問他說：你為什麼跟他說話？但是小蘇拔獵沒有回答。

立正！

脫帽！

三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覆帽！

解散！

走到校門口時，隨著勞巫恩的命令在一尊銅像面前完成了上學的儀式，也開始了一天的學校生活，但是課堂中小蘇拔獵心裡想的還是老蘇拔獵跟他講的那些故事，以及為什麼老蘇拔獵身邊總有這些猴子、烏鵲圍繞著，他的好朋友賽伊也

常藉機問他爲什麼他會跟老蘇拔獵聊天，那是因爲所有的小孩子都把他當作魔鬼看，獨獨就只有小蘇拔獵可以跟他聊天，而且一點都不怕他。終於小蘇拔獵將這個秘密告訴了他，他還把老蘇拔獵給他的種子拿給賽伊看，他們也約好要一起去找老蘇拔獵，要聽故事，但在這之後開始是家裏農忙時期，回到家就要幫忙做點事，有時甚至要跟父母親去山上，或是下課以後要直接走到田裡幫忙，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孩子們就沒有再去找老人了，有關老人的種種也在日常生活下被擋置在一邊。